

《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硬科幻电影时代

姚利芬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在诸位地球人对《三体》电影顾盼之时,《流浪地球》则出其不意地从太阳系逃逸,先行飞出,惹来三体人惊呼,“地球……地球……它飞来了!”将《三体》和《流浪地球》做一下融合想象是一件无比好玩和有创意的事,不过我们暂且忽略三体人惊呼时的表情,欣赏一下飞来的地球吧。这部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文化、登峰国际和郭帆导演工作室出品,北京文化和郭帆导演工作室联合承制,根据刘慈欣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将于2019年2月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图1)。

《流浪地球》是刘慈欣20年前写的作品。刘慈欣在创作《流浪地球》《乡村教师》《带上她的眼睛》等中短篇小说时,中国的科幻市场很小,长篇出版十分困难,以致他不得不将最初构思为长篇的小说写成中短篇发表。这部《流浪地球》有压缩版《三体》之称,以2万多字的篇幅表达了无比宏大的主题,以汁液饱满的想象力刷新着读者的认知。小说斩获了2000年“科幻星



图1 《流浪地球》电影海报
(图片来源:《流浪地球》电影制片人)

云奖”特等奖。作品讲述了太阳即将毁灭,地球人为求生存,倾全球之力建造行星发动机,驱动地球离开太阳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这部小说综合了自然灾害、技术进步和人类生存的宇宙困境等主题,气象恢宏悲壮,场景描写细腻绵密。不仅成为刘慈欣的科幻代表作,也成为中国科幻史上不可多得的经

典。在2015年刘慈欣获“雨果奖”之后,《流浪地球》被多家出版社出版,且有多维可挖掘的空间和市场。以科学普及出版社2018年6月推出的“刘慈欣少儿科幻系列”图书(图2)和《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图3)为例,前者收录了包括《流浪地球》在内的共计28篇刘慈欣的作品,后者则以“文选+赏析”的形式汇集了中国一流科幻研究者对刘慈欣小说的研究成果,《流浪地球》亦在鉴赏之列。前者以少儿图书的面貌现身,后者则更偏学术范,一来与时下正兴的少儿科幻教育相呼应,二来集众学者视角,“导科幻读者以进行”。这也恰恰说明刘慈欣科幻小说的多维面孔和极好的市场适应性,“浓妆淡抹总相宜”,古来美人岂一面,老幼皆宜也是历来经典之作的一大特质,《流浪地球》即是这样的作品。刘慈欣以飞腾的想象力,在时空中魔术般跳跃,将男女老少一并带入了因太阳氦闪,太阳系行将毁灭,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后地球时代”。

收稿日期:2019-01-16;修回日期:2019-0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ZW145)

作者简介:姚利芬,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普科幻创作,电子邮箱:185102829@qq.com

引用格式:姚利芬.《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硬科幻电影时代[J].科技导报,2019,37(2):110-112;doi:10.3981/j.issn.1000-7857.2019.02.024



图2 “刘慈欣少儿科幻系列”图书



图3 中国科幻的探索者:刘慈欣科幻小说精品赏析

无疑,电影《流浪地球》将是众望所期之作。中国科幻电影发展至今,多局限于传统科学门类,以时空穿梭、外星生物、人工智能、生态环境等题材,喜剧及儿童片居多。近年中国科幻电影发展喜人,多部科幻电影投拍,形成以刘慈欣、王晋康作品为改编龙头的态势,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下属公司中科数创(北京)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刘慈欣科幻短篇《圆圆的肥皂泡》VR视频以及王晋康科幻长篇《寻找中国龙》动画片,也将会很快推向市场。

回溯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诚如严蓬在《银河系科幻电影指南》所言,20世纪80年代是“神”大于“形”;90年代开始追求华丽火爆的特效,以制造视觉奇观为看点,多半是“形”大于“神”;到了21世纪,科幻电影开始步入泛科幻时代,众多超级英雄电影、奇幻电影以科幻大片的身份占据银幕。科幻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孱弱,这种变化,就像一直坚守古典科幻阵地的,向美国“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家看齐的刘慈欣在第2届科幻创作研究基地年会上的发言中所指,“不得不说,我

写的这种科幻小说类型是一种传统的,正在消失的类型。”正因其“消失”,故显得尤为珍贵。在这个意义上,《流浪地球》将是一部具有清晰的科幻原生特质,“形神”兼具的电影,即科幻元素在其中不再只是皮相,是在泛科幻时代对传统古典科幻电影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和开启。

经年泛黄,四角褶皱的电影海报,仿佛太空中遗落的旧书,“旧书”封面是错落有序的太阳系八大行星,只有地球的外形和轨迹是虚线画的,喻示其脱轨逃逸。《流浪地球》制作团队精心由此可见一斑,用做旧纸雕的方式体现出一种时空穿越的沧桑——原著《流浪地球》即以第一人称回忆录的方式叙事(图4)。

具体到电影拍摄,怎样把科幻构思和故事情节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很多细节展现科幻环境下的世界和角色,从特效、道具、布景、服装、美术设计、配乐……都非常考验编剧的功力。刘慈欣在《流浪地球》原著中塑造的地下城绵密细致,但真要将文字变为视觉影像颇考验制作团队的“工匠之力”。首

度曝光的地下城场景精雕细琢非常逼真。刘慈欣直言地下城的设计比自己想象得生动逼真。匠心百炼,稳扎稳打,仅前期的概念图,制作团队就画了3000多张,包括原著中的行星发动机、地下城、运载车等,之后在概念图的基础上画了8000多张分镜稿。影片中行星发动机的直径多达十几千米,难以想象的庞大全貌让人充满好奇。而为了呈现这一奇观,美术团队设计了十几版不同方案,从线稿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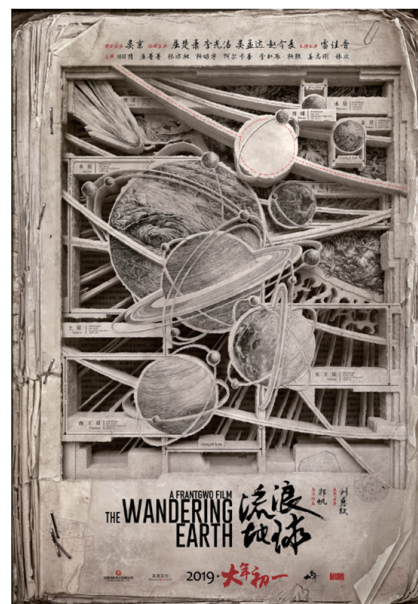


图4 《流浪地球》“旧书”封面海报

色、动态预览,再到特效实现。

预告片中“Made in China”的空间站一度广为网友热议,值得一提也与此形成呼应的太空新闻是,2019年1月3日,中国的“嫦娥四号”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将空间探测器降落到月球背面的国家,这是国际上对月球进行科学探索的历史性一步。由此,Made in China 似在情理之中。地下城中的中国元素隐现,舞龙、捏糖人、麻将……无不寄予着对中国文脉薪火相传的期许。

不管是科学探索还是科幻电影,对大众科普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拓展都不无助益。一部优秀的科幻作品至少包含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科学精神三个层面的普及,它基于现有科学原理,经过严格技

术推演出新发明,并以艺术手法描写这种新的科学技术样态有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这种假设性的科学构想可以有效地刺激活跃人的好奇心、想象力以及反思力。卡尔·萨根正是因为因为在年幼时观看了一部太空题材的科幻作品,被激发起强烈的好奇心,他认为影片中有些科学知识存在问题,于是对这些问题穷究细考,仔细查证,试图“纠错”,最终对天文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成为卓越的天文学家。科幻电影的科普效应不同于传统知识精准覆盖式的科普——传统的科普并不能全面建立起人的科学认知系统,而科幻电影则通过形象直观地演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故事”,使得受众接受弥散的、枝蔓的、云状的影响,从而

超越单纯的科学知识壁垒(吴岩语)。科幻是一种更高维的科普方式,能立体地展现科学的魅力。

吴京称自己是抱着“成是英雄,败是烈士”的心态参加拍摄的,而我们这些对科幻抱以热爱的,或仅是看热闹的观众,对这样一部精心运筹的,带有些许实验性的科幻影片的正确期许心态,不妨以《流浪地球》处之——“你听着亲爱的,我们必须抱有希望,这并不是因为希望真的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要做高贵的人。在前太阳时代,做一个高贵的人必须拥有金钱、权力或才能,而在今天只要拥有希望,希望是这个时代的黄金和宝石,不管活多久,我们都要拥有它”。

(责任编辑 傅雪)